

别了,老屋。聚族而居的百年老屋坐落在南翔镇北市梢,正好在旧镇改造的范围里,就要拆迁了。

住在这里的时候常常会埋怨它的种种不便,没有煤气,也不能装抽水马桶,这里拥挤嘈杂。可一旦要永远失去这座老屋,这座几代合住的古居,却自有一番难以割舍的情愫。

老屋也可算是江南典型的前代民居。它面街临水,一条绕镇的小河就在门前蜿蜒而过。各种木船、渔船,吱吱呀呀的来来去去。有时静寂一片,有时又十分喧闹,摇橹声和“来船板梢”的吆喝声响成一片。

沿街筑起的高高围墙把老屋和街道分割开来,黑漆大门上镶嵌着一对铜环,上方有名人题字的门楼高耸。出门跨过石子街面有个水桥,水桥边的河水中有许多小鱼游来游去,寻觅人们洗刷下来的食物。

进门一个小花园的一角,有几棵腊梅长得很茂盛,月季花和夹竹桃怒放。很高的前厅,宽大的门楣上是一排落地长窗,一扇扇雕花的格子长窗也就是门。

厅里高悬着一块匾,匾下是一张朱漆长桌,地面都是一尺见方的方砖铺成。厅两边是左右厢房。走过前厅,后边天井,天井后边是客堂。最后一排是厨房、柴间和杂物间。整个建筑都是平房。乌瓦白墙,画檐高脊。我家就住在中间的厢房里,两厢房中间的天井,曾经是我们儿时快乐纳凉嬉戏的地方。夏天的晚上吃完晚饭,大人们摇着蒲扇坐在天井里聊家常。小孩们玩累了,仰面躺在长凳上,真是“坐井观天”,遥望满天星

斗,憧憬着未来。天井的一角有一口水井,井水永远是冬暖夏凉的。夏天在网兜里装进西瓜或黄金瓜,浸在井里,隔半小时吊起来切开吃,真是透心清凉,惬意极了。那时还没有冰箱,再热的天,把当晚吃剩下的饭菜装在篮里,吊在离井水半尺高的水面,隔夜也不会馊。

天井里有两口大缸,那是用来盛接天落水的。用天落水烧的开水有点甜,井水是咸的,而河水是不甜不咸的。那时候还不知道污染这个名词,三种水都喝。也记不得什么时候开始河

别了老屋

■方荣生

水变浑了,井水也有异味了。路边装起了公用自来水龙头,于是就开始了喝自来水了。天井角上的水缸也改放杂物了。

老屋庇护着我们几代人经历了风风雨雨,也历尽了各种各样的磨难。

当时小镇上的豪宅大都建在东市梢,可经过几次战乱,多数被毁了。我们这里也算是所剩不多的“深宅大院”了,自然也就成为兵家光顾和借居的地方。日寇侵占家乡时,因为家里的男人大都在市区谋生,老宅内住的多是女眷。日本兵一次次跑来骚扰,幸亏房屋是前后相通的,穿大头皮靴的日本兵从前门进,大家赶快从后门逃。经过几次惊吓后,大家纷纷逃

难,老宅终被洗劫一空。现在母亲房中尚存的一只换了木门的大橱,见证了多次劫难。

国民党军队败退时,老宅里住满了兵。厢房地板上留下一个个烧焦的大洞,就是那些兵烧火留下的。

南翔解放时我七岁,懂事了。解放军借住在我们的前厅和后客堂,他们在前厅的方砖地上铺了稻草,只留中间一条通道。两边靠墙的稻草上密密睡着二、三十个战士,屋子中间放着一个炉子。我最喜欢吃他们带来的土豆,这种土豆比我们这里的大得多,放在炉子里烤熟了,剥去焦皮,里面雪白雪白,又很绵软。我们几个小孩常常喜欢吃他们的东西,而他们却从来不吃我们的东西。

最使人难忘的是在我们的后客堂里,住进了一个解放军的电影放映队,晚上在翔公小学放露天电影的时候,是小镇盛大的节日。大家呼朋唤友、扶老携幼纷纷涌向操场。解放军也来了,一队队唱着歌,每人拿着一个小板凳,雄纠纠气昂昂,坐在操场上还互相拉歌,操场上一片欢腾……

时光流逝,百年老屋毕竟老了。围墙已经伛偻,屋面遇雨即漏。老屋在一幢幢新楼边已日渐形秽,拆除势在必行。老屋内的住户已陆续和拆迁办签订了协议,准备另觅新居了。

屋子檐边弯弯曲曲顽强向上的瓦花伸出头来,在风中瑟瑟惜别。我想是不是再爬上屋面,最后一次为它拾拾漏?

老屋将去,故土难离。因为这里有一段历史,蕴含着一种叫人常常想回来看看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愿望。

古琴是传统文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,琴棋书画,琴为首,有“道器”之喻,不单是一种技艺,已然一种符号。文人多善操缦,自孔子往下,实在无数。司马相如琴音博文若芳心;嵇康《广陵散》慷慨赴死;诸葛孔明城头弹琴“空城计”;陶渊明不善琴,墙头也要挂张无弦琴。

看宋代文人画,岚山烟树,流水云霓,土人或行于田间,或独坐樵下,身后常有童子抱琴所伺,兴之所致,是《平沙落雁》抑或《高山流水》?琴若呼吸,弹不弹的,总要随身,否则何以文人自处?若戴进之《携琴访友》,张岱之西湖《丝社》才是文人真风雅。

古人说,琴令人寂。倒非寂寞孤寂之寂,而是一种向内、而心吟哦盘旋的意思。古琴的声音不响不烈,在吟猱注绰的指法下,是回旋往复的缠绵,略略的心痛,却又平和沉稳,萦绕于心。这样的声音注定了不易合群,与古琴相和的,最是箫了。箫的幽怨迷离和琴的古雅通脱糅成林下之风,超脱现实之境。抱一张琴峰回于叠嶂丛林,抚一曲于西出的阳光,让琴声凝固一室的思绪,静寂,心就这样空了下来,留给那些《潇湘水云》间的《梅花》,留给古调的《幽兰》。

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浓墨重彩的古琴,在今虽不至于知音乏缺——习琴、琴社乃至古琴网站历历有数,然古琴的文人传统早已断裂,知识者的修养崇尚英语电脑后现代了,难怪影视作品中古琴古筝少见,盛名的央视《广陵散》时,画面竟配了古筝,镜头还在那里工笔画般地自上而下着。伯牙若见,不知是否大恸。

有一年去临安,杭州转车时在嘈杂拥挤的长途汽车站,突然一个人背着窄长的褐色织锦囊自眼前闪过,我知道里面就是古琴,没看清男子,那人已上车,心里无端涌上激动,去兰亭雅集?抱一张琴也不妨从飘逸的文人画里走出,行走在现代红尘呵。

1977年随“旅行者”号宇宙飞船上太空的《流水》,应该还在银河系里“汤汤乎”回环往复着。古琴的嫡系子孙们,在短信息全球通的同时,也让心与《流水》私语,让《关山月》皎洁今夜的《良宵引》吧。

抱一张古琴在红尘

■龚静

情结黑花羊

■吴光耀

在百花齐放、饲草丛生的季节,我想起30年前饲养的“黑花”羊。

那时我家里较穷,买不起母羊,只得替人家代养了一只种山羊。全家5口人尽量让它吃饱睡暖。约3个月后母羊发情配了种,眼看母羊肚子一天比一天鼓起来,我们好不喜欢,精心照料有加,望它如期生出“贵子”。如果把羊羔养大售出,能缓解家庭经济拮据的窘迫。

记得那年5月的一天中午,母羊“咩咩”的连叫几声,先后产出了一对黑花羊。没几天它们就跳跳蹦蹦,时而去妈妈那里争吮奶汁,时而互相顶顶碰碰,像好动的猴子一样。山羊毛一般都是白色的,而这对羊羔约三分之二的毛是浓黑的,毛色不仅黑得分明,而且花得一样。“膝盖”下面全是乌黑色,以上到肚子均

是白色;肚皮两侧各有20多个白圆点,镶嵌在黑毛之间;背脊都有一条黑色的“带子”,从颈项一直通到尾部;更奇特的是它们的头颅中间、鼻子两侧各有一只白色的“蝴蝶”,振翅欲飞。

活泼的一对黑花羊人见人爱。为让它们吃点新鲜嫩草,我一有空就把母羊牵出去遛达,羊孩子紧跟羊妈妈左右。有时,我家的两个孩子把羊羔抱在怀里,在村前宅后玩耍,喜得人家的小囡也争着抱抱它们,白相相。

精心饲养的黑花羊很快长到了30多斤,出于无奈,只得忍痛把它们卖了,当新主人付钱欲牵走羊时,黑花羊们撑住腿,硬是不肯离开。最终不得已迈动脚步,还不时地回头望望,“咩咩”地叫着。

那时,我们心里十分难受。

夫妻

■步仙

男大当婚,女大当嫁。夫妻一旦结合,便成一个整体。两人在行为上与结婚前无疑是有区别的,甚至有一定的约束,至少是多了一份责任感。但另一方面,夫妻作为一个整体的同时,似乎也应留给对方一个独立的空间,有一个属于个人的天地。在这个天地中,他们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由度。也就是说,夫妻双方有整体结合的一面,也有相对独立的一面。这样也许更有利夫妻之间的共同生活和友好相处,也更有利于家庭的健康发展。诚如纪伯伦所说的:

要站在一处,却不要太密近;因为殿里的柱子,也是分立在两旁,

橡树和松柏,也不在彼此的荫中生长。

青青的痕迹

■俞慧

斑驳的梧桐树
落尽了
昨天的气息
刻着两个发烫名字的老树皮
揉碎碾压
冲进街角拐弯处
小咖啡馆
青青的小茶杯里
袅

袅
升
腾

花瓣

■陆萍

灿烂了一季的孤独,
在死亡的一刻学会自由飞翔。

暮色 ■王俊 摄

汇龙潭



有感于郑培民交作家朋友

■邓宾善

1985年,湖南省召开党代会期间,时任湘潭市委书记的郑培民,在会上站起来说,希望能认识一下作家谭谈。经省委书记毛致用介绍,郑、谭两人得以相识,并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交往。

郑培民交作家朋友,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,也并非附庸风雅之举,而是有深意存焉。

郑培民主动结识谭谈,一方面固然是爱才,另一方面则是一种亲民的表现。他作为党的一个高级干部,百姓冷暖常系心头,“衙斋卧听萧萧竹,一枝一叶总关情”。而作为

一个有良知的作家,也无不以感应人民的心声为己任,谭谈就是这样一位作家。因此,郑培民结交谭谈,可更真切地体察民意,感受民瘼,从而为自己的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。就此而言,郑培民之交作家朋友,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为官之道。

人们常说:你想认识一个人,你就去看他的交友吧!一个为官者,交什么样的朋友,应更能清晰地折射出他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我们看成克杰、胡长清之辈,一个个都忘却了自己“公仆”的身份,傍大款、养情妇,狐朋狗友一大群,心中

哪里还有百姓的位置?郑培民从政以来,常下基层访贫问苦,以交“布衣”朋友为荣,谭谈也无非是他的一个“布衣”朋友。更为可贵的,他和谭谈的交情,并不因自己官位的不断升迁而变味。正如谭谈所说:“在旁人看来,他是领导,而在我心里,他却是朋友”。古人有诗云:“人生当贵显,每淡布衣交。谁肯居台阁,犹能念草茅。”说的极是,这恐怕也是大部分“位高”者的通病。郑培民居高位却不淡“布衣交”,是否对职位低于他或高于他的领导干部也是一种启迪?

象王“洗得好”
专业洗衣 全国连锁
洗不掉 找象王
免费收送电话: 59920100
营业时间: 7:30-19:30 (全年无休)
地址: 嘉定镇南大街178号(汇龙潭公园对面)

嘉定区
南翔医院
罗亚平三级责任医师工作组
地址: 嘉定区南翔镇民主街144号
电话: 59121382